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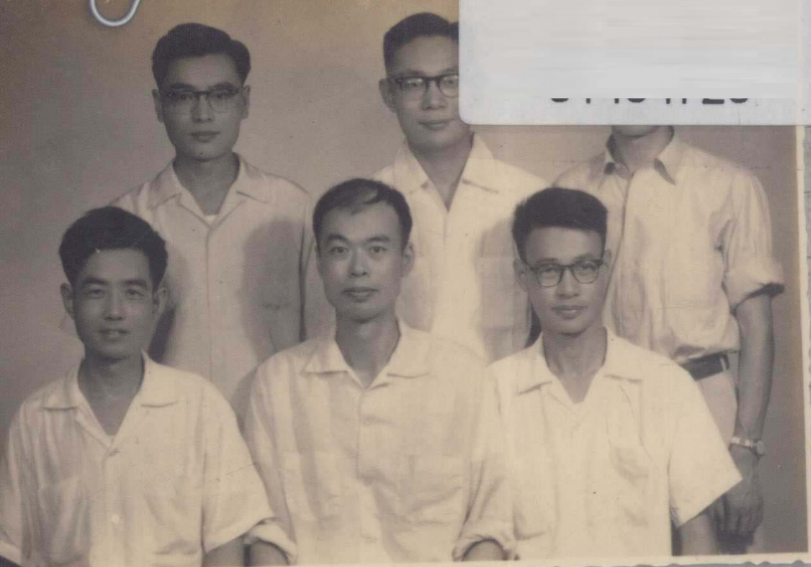
如歌的行板

回顧平生 八十年

呂實強 著



月七史影合仁同輯編檔南越所究研



*The Memoirs of
Professor Shih-Chiang Lu*

shih-chiang Lu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50)

如歌的行板

——回顧平生八十年

呂實強 著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 / 呂實強著. --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近代史所，民 96.12

面：公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50）

ISBN 978-986-01-3021-8（平裝）

1. 呂實強 2. 臺灣傳記 3. 回憶錄

783.3886

970009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50)

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

著 者／呂實強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電話：886-2-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戶 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印 刷／易風格數位快印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39-4 號

電 話／(02)2651-3888

初 版／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定 價／平裝新臺幣 3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GPN 1009604479

目 錄

第一章 家世、童年與鄉情	1
一、童年憶往	1
二、父母與家人	5
三、烟福商人文化與傳統	16
(一) 福山商人與商業	16
(二) 烟台商人與商業	23
第二章 在戰火中成長	39
一、宣傳抗戰	40
二、學作生意	44
三、奇章小學	45
四、加入青幫	47
五、烟台從商	49
六、張格莊小學	53
七、認識共產黨	54
八、福山縣立中學	56
九、小河子小學	62
十、福中復校	64
十一、十一聯中	66
十二、三民主義青年團	72
十三、東留公小學	79

十四、抗戰勝利	82
十五、北關小學講習會	83
十六、逃出解放區	86
十七、順興路小學	89
十八、青島警務段	90
十九、青島臨中師範班	94
二十、返鄉之行	95
二十一、父親去世	97
二十二、土地改革與清算鬥爭	98
二十三、幾點觀察	106
附錄 母校山東省立青島臨時中學的回憶	111
 第三章 初到台灣	 157
一、師範學院史地系	157
二、預備軍官訓練	178
三、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	183
四、郭（廷以）所長辭職風波	191
五、記胡院長二三事	212
 第四章 哈佛訪問研究兩年	 219
一、第一次出國	220
二、初到哈佛	223
三、名符其實訪問學人	226
四、I. S. A. 活動	232
五、郭廷以先生來哈佛	237
六、接待李恩涵	244
七、1963 年 9 月～1964 年 3 月活動小記	247

八、第十六屆亞洲研究學會	262
九、1964 年 3~5 月見聞	264
附件 I. S. A. 提醒函	267
十、臨別劍橋	270
十一、乃媽結婚	276
十二、華盛頓 D. C. 國會圖書館	278
十三、紐約哥大東亞圖書館	285
十四、加大與史坦福	289
十五、離美返台	291
 第五章 返回近史所	 295
一、所內人事紛擾和我的升等	296
二、二十七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	307
附件 大會中的程序表所列台灣學者部分	310
三、梁敬錚先生與近史所的一段淵源	314
四、王聿均先生守正不阿	316
五、拓墾者的畫像——郭廷以先生	320
附錄 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 ——郭廷以先生	 321
六、我被任命爲近史所所長	336
七、健康亮起紅燈	340
八、延攬人才勤於所務	345
九、興建近史所檔案館	353
十、紐約時報廣告風波	355
十一、推薦繼任所長	357

第六章 治學旨趣與研究心得	359
一、有關自強運動者	362
二、有關國人反基督教運動者	363
附錄 讀《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有感 （周聯華）	365
三、有關四川省的區域研究	368
附錄 〈台灣呂實強先生研究四川近代史 情況簡介〉（王炎）	369
四、有關革命與抗戰的研究	381
五、對胡適的研究	383
六、對佛教的學習與體會	389
附錄一 憶曉雲導師	390
附錄二 從人文主義觀點看佛國（土）	394
第七章 師友回憶	405
于崇光	405
曲文軒	406
初翰章	407
王秋圃	408
劉 真	408
呂實能	410
呂家祐	412
于鴻慶	413
王宜彬	415
郭永伯	417
張壽先	419
趙九輔	421

王明法	421
于福山	422
徐作舟	423
高振賢	423
丁秉政	424
呂偉芳	425
鄭振模	428
陸寶千	428
王家儉	431
王聿均	432
王爾敏	434
李恩涵	434
張朋園	435
王樹槐	435
李國祁、張玉法	436
宋儒生	436
蔣永敬、李雲漢	438
費正清	440
附件一 費正清教授給我的信	441
附件二 費正清教授寄贈其 <i>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i> 之首頁簽名	443
附件三 紀念費正清教授文	444
後 記	445
附錄 四十年來研究生涯的回顧	447
索 引	467

第一章 家世、童年與鄉情

我於民國 15 年 7 月 12 日，即舊曆丙寅年 6 月 16 日，出生於山東省福山縣東留公村。這是一個在縣城以南五華里，約有三百六十戶，人口約一千六、七百的村莊，所處地理位置相當不錯。論自然條件，村東約一華里，有一條由南向北流的清洋河，發源於西南相鄰的棲霞縣的大靈山和郭落山，由西南向東北流入縣境，經東留公村東至縣城東北四華里處，入大沽夾河而後出海，全長約一百三十華里。河床寬約二百公尺，平時深不過半公尺，可以涉水而過。夏天大雨之時，不僅河床無法容納，且往往漫出岸邊近一華里，直至村之東邊，看來有若一片汪洋。但卻因地勢比較平坦，水流比較緩慢，不大會傷及田中的作物，相反的，只不過半天或幾個小時的工夫，水漸漸退去之後，沈澱的淤積物或污泥，使田土變為肥沃，而近河之田，多能比他處產量為高。偶爾泛水之外，經年河水清澈，從不乾涸，於是除冬日外，許多婦女都來河邊洗衣服。男人，特別是青少年，則來洗澡，及捕捉小魚小蝦、摸捉螃蟹等。

一、童年憶往

村東北約二里許，有一座青龍山，鄉人均稱之為青樓山，北有一小山，為朱雀山，簡稱朱山。西北約二、三里有一座白虎山，鄉人稱之寶盒山。村南有一排東西綿亙的山崗，通稱為南山或南崗，其中最東邊的一個向東的坡上，建築了一所「鎮水廟」，正面對東邊約一里許的清洋河。父老有謂所供之神為玄武神，即水神。據此，

乃有人謂本村四方爲左青龍，右白虎，後朱雀，前玄武，故風水甚佳。村東頭有兩棵大葉楊樹，傳說已成精靈。

在人文方面，膠東半島北岸各縣，如牟平、福山、蓬萊、黃縣、掖縣等地同鄉，多外出從商。烟台本爲福山縣屬，自英法聯軍後，開爲通商口岸，從商遂蔚然成風，吾村幾乎每家都有離家在外的商人。如人稱大楊、二楊的楊家兄弟兩人，經常在外地做生意，爲村人賺錢，故村人從事商業者，多能小康，甚至致富。

我父親曾讀私塾九年，而後至北京從商，再轉東北，後去俄國的海參崴，在那裡自己做生意，歷時約三十年，直到俄國共產黨革命，他的財產逐漸被沒收以後，才空手返回家鄉。我們這個村莊，十之八九，均爲呂姓。言其歷史、始祖、字行，係於明洪武年間，自河南汝寧府固始縣來此定居，是時已約五百五十年。年代久長，子孫繁衍，枝脈漸外移，但宗親之誼，彼時仍未全失。記得小時父親曾告訴我，在民國 20 年之前，東鄰牟平縣的一支同宗，族人曾因析分本族公有的祭田發生糾紛，但礙於同爲呂氏後裔，不願去打官司，便決議推派代表來東留公，邀請一位德高望重的尊長前去，爲他們評斷。於是我村便一致推薦呂雲海老爺子（他長我三輩）前往。過了若干天，他們把雲海老爺子送了回來，說此事已圓滿解決。所以叫我以後在大街上如果看到熟悉的長輩經過，一定要站起來，表示尊敬。民國初期，直到 20 年九一八事變，甚至可以說，在 26 年七七事變之前，故鄉的許多傳統習俗，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以傳統節日來說，除民國新有的國慶日、兒童節之外，其餘仍然照從前不變，而且都以陰曆爲準。如過年、元宵、二月二、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小年（陰曆臘月二十三）等。先從過小年說起，其實這一天，並不能算是一個節日，只不過從這一天開始，主婦們就要開始做過年的準備了，如灌腸、做年糕、米糕、大餡餛

及各種上供的菜餚，並購備各種乾菓、點心等。灌腸與臘腸和香腸不同，是以新鮮肉類塞入豬腸中做成的。糕是用穀米粉做成，亦稱為發糕。年糕則是用糯米粉做成。大饅頭即饅頭，一定外皮挑起小孔，將棗子插入。如果是用來供宗祠的，一定是很大很大，有的甚至於一個大鍋中只蒸一個。上供的菜餚，則通常都有大肉（即肉塊）、丸子、海參、洋粉、雞或鴨等，總之要力求豐富。另外一定有餃子，這必須準備很多，因為除上供外，大年初一都要吃餃子，之後款待來拜年的客人，也必不可少。鄉下人一年到頭都是忙碌，吃得也很簡單節省。只有過年這段時間，至少從初一到十五，幾乎每天都不外出幹活，飲食也特別豐富。別村的親友，也相互拜年，通常一定要款待午餐。這麼多的飯菜，如何儲備呢？一般糕餅之類，多存放於空屋的大缸中；生鮮魚肉，則可以掛在房屋北邊的屋簷下。通常過年前後，天氣都十分寒冷，就是晴天，陽光普照，也照不到這裡，因此只要北風不停吹著，食物便可以一直冷凍，不會霉壞。

正月間，村人一方面搭台演平劇，一方面有演「耍」。所謂「耍」，其他各地好像都沒有，我離開家鄉迄今六十多年了，在收音機和電視中曾看過或聽過許多地方戲劇，但卻從來沒有見或聽到有播放「耍」的，現在連家鄉也沒有了。那些劇詞都是由本村的人，根據傳統的若干傳奇小說所編寫。其中比較受歡迎的，便於正月十五之前，到附近的鄰村去演唱。有一位叫呂家枝的專飾小生，竟因此而受到鄰村一位年紀很輕的姑娘所喜愛，後來便請家人直接到家枝家裡來提親，雙方只不過見過兩次面，卻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婚姻。還有一事值得一提的，是元宵節時紮燈棚。從宗祠到大街，向西直到關帝廟，都搭起連接的棚子，掛上各種繪製人物、山水的宮燈，大致由兩種材質製成，主要是絲質的紗或玻璃。每家門口和院子裡，也懸掛自己製作或購買的燈。燈棚是從正月十四晚間開始，到十六

日晚上結束。十四晚上是初燈，只燃半支蠟燭，十五晚上是正燈，燃一支蠟燭，十六晚上又是半支蠟燭，亦即十四晚上剩下的那半支，稱之爲殘燈。之後年便過完了。只不過每家所準備的過年食品，有的仍沒有吃完，繼續吃完，直到二月二，便完全沒有過年的氣氛，一切又都恢復正常了。

二月二要慶祝，是因爲這一天是冬眠了很久的龍抬頭的日子，大約這之後不會再下雪，而漸漸開始要下雨了。所謂「清明時節雨紛紛」，到三月初過清明之時，便會不時下起雨來。下一個節日是端午，家家都要吃粽子，門口掛艾蒿。吃粽子，據說是紀念屈原，掛艾蒿，則是爲了防疫。因爲這時已進入夏季，各種疫症容易發生。而後便是七月十五的中元節，這一天晚飯時要供奉祖先，卻沒有像台灣所謂「開鬼門關」及普祭好兄弟這一習俗。至於掃墓，是每年兩次，春季是在清明前後，秋季則在中秋之後。再下來便是中秋節了。這一天，各家除了晚上要吃月餅，午餐和晚餐也都要加菜。可是並不祭祀祖先與神靈，因爲這純粹是一個人的節日。九月有重陽節，但只是登高，即到鄰近的山上去走走，一來是到此時所有莊稼都收割了，大家到山上走走，一方面可以健行，一方面也欣賞一番秋末田野的風光。在我的記憶中，似乎沒有敬老的含義。而後就是冬至了，習稱爲過冬。這一天要供奉祖先，當然家人也要加菜。而後便進入臘月，初八要喝臘八粥，繼之便是二十三過小年了。

以上所述這些歲時月令及繁詞褥節，一般人恐都不免有些厭煩，但我小時卻都很喜歡，至少有以下幾種原因：一是我頑皮好動，不願老是關在家裡；二是不論是那一個節日，吃得都比平日要好；三是如果去趕山赴會（即去參加廟會或者旅遊，如逛梨花等），家裡通常都給我一角錢（那時改行法幣不久，物價很穩定），讓我喝汽水、酸梅湯、吃麵食、冰淇淋、花生米等等。尤其是過年出去拜年，近

支的長輩總會給十個至三十個銅元，這些錢已足夠我正月期間花用了，包括買糖菓、糖球、麥芽糖、牛皮糖、放鞭炮等。到外村的親戚家去拜年，給的紅包錢更多。如在城北三里鹽場村我的前母外婆家（她和我父親結婚若干年後便病逝了）。他們家很富有，在上海有一家商店，由於這位外婆很欣賞我父親這位女婿，所以女兒雖然已去世，我父親仍然每年去拜年。我尚未進小學時，他總帶我一起去。後來父親年紀大了，我又已入小學念書了，他就派我自己去。每次我都是上午去，在那裡吃一次豐盛的午飯，然後外婆給我一元錢（一個袁大頭）、兩個舅媽每人給我一吊錢（即一百個銅元），我便告辭回來了。這些錢看了一個小孩的眼中，已經很不小了，不過回家後卻要全數交給媽媽代我保管，以備我於開學後購買文具及零用。另外則是因為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出生那年，父親已經四十九歲，雖之後媽媽還生育過一個男孩，不過出生沒有幾天便夭折了。因為當時醫藥衛生落後，一般情況大約是生下的小孩近半數不久就都死了。所以我雖然還有一位大我三歲的姐姐，和一位小我七歲的妹妹，但無疑的，我是受到父母較多的鍾愛。

二、父母與家人

父親自少年即從商，開始在北京，後來和掌櫃的（即經理）吵了一架，便自動辭職到了東北。他幼少年時曾上過九年私塾，故頗通文墨。身體高大健壯魁梧，在我們村中，被認為是長得最高的人。初到東北時，曾經和土匪張宗昌在一起。後來張被招撫，做了軍官，他不喜歡過軍隊的生活，聽說西伯利亞的海參崴，有若干中國人在那裡經商或做工，他便離開張部，到了氣候嚴寒的海參崴。在那裡的中國人——華僑，大約不下幾百人，但像父親那樣既有一些文化

程度，又在北京的商店中學生意若干年，對商業有些經營理念的人卻並不多。所以他雖僅隻身赤手空拳的到了這樣一個距家鄉十分遙遠，又一年之中有近半年風雪嚴寒的地方，仍然能夠立足，並且一做就是幾十年。起先他是寄人籬下，爲人家所雇用，過了數年便開始自己經營一個販賣日用雜貨的小店。在如此陌生的地方，要獨立經營一個小店鋪，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第一要能略通俄語和俄文，以便能夠與俄國人及其官方打交道；第二對中國人、日本人也要建立一點關係，如此才能方便買賣貨物。他很快的便能講俄語，通一點俄文；也能夠講簡單的日語。那時候，日文中仍然有不少的漢字，隨之他也懂一點日文。小店生意相當不錯，確實也賺了相當數目的金錢。平常他是每三年回老家一次，每次都住三個月。父親一共結了三次婚，前兩位太太都生病死了，我母親是第三位，比父親小十四歲。我出生那年，父親四十九歲，母親三十五歲。因爲他三年才回來一次，我小時根本就不認識他。由於祖父早逝，祖母是繼母，她自己生了一男一女，當然偏愛親生的叔叔和小姑，和父親遂處得不好，對母親也有些歧視。所以當父親向她提出要分家，她當然不肯，只表示，有她在家不能分，你們要出去自己過，她不反對。這樣父親買了房子和約十餘畝田地，就單獨過了。等俄共革命之後，逐漸沒收了我父親在海參崴的商店，他只好放棄一切，兩手空空回到家鄉，我這才真正開始了在父母膝下的生活。

父親回家後，我也漸漸長大，他對我雖管教很嚴厲，但期望也很高。他認爲以我的資質，將來從事商業，應該可以在他已奠立的基礎之上，更有所建樹，所以親自教我寫字及珠算，還諄諄地告訴我，從商的最基本條件爲「字筆、算盤、言態、話語」。我小學畢業之後在奇章教書，上一、三年級的課，卻教五年級的珠算。民國 27 年 2 月日軍佔領烟台，迅速進入福山縣城，村中小學不能上課之時，

父親毅然與若干學生家長聯絡，自己出錢請一位老師，專給我們教《古文觀止》、《唐詩》等，即可看出他對我的殷切期望。有時候他也對我談談他在俄國經商時的所見，教我說點簡單的俄文。除了時常講起俄國共產黨革命殺戮的慘酷，也告訴我一些有趣的事情。譬如那裡天太冷了，過年的時候，他們會做很多的餃子，存放在院子裡的草囤之中，幾個月都不會變壞。那裡海產特豐，夏天晚間，有很肥壯的螃蟹，從海中爬上陸地來，捉幾十隻回來煮食毫不費事。這種螃蟹身體不大，但腿卻粗長，那兩隻螯更是豐滿，可以煮熟後剝出來吃，以此做成的紅燒蟹肉是中國不曾有的一道菜。冬天要吃魚更是容易，只要在結冰的河上打一個洞，然後將一只鐵絲鉤伸到水裡，向上一提就有魚掛在鉤上了。這是因為魚在冰下不容易呼吸到適足的空氣，有這個洞，他們便都會擠到這個洞處呼吸。俄國人也喜歡具有中國傳統藝術特色的製品，如以細紗上面印有山水、花鳥、人物的小型宮燈、磁器、刺繡、編織、剪紙藝術品等等。他每次回家臨返海參崴之前，必會買一些帶回去，在他的雜貨店中展售，都可以賣得遠較在家鄉中為高的價錢。

我和他之間鬧得最不愉快的一件事，是他動輒打人。當他因為我不願去商店學生意而動手打我時，我立即逃走，他追不上我，便揀起街上的石頭擲向我。一次，我和小學的一些同學，為保護附近杏花莊的學生，和西留公的年輕人互擲石頭、泥塊等。他對我一巴掌打來，我閃躲不及，他的手掌不僅把我的臉打得紅腫，還讓我的頭碰到磚牆上，腫了一大塊，皮破流血。不過我內心知道，他對我確是愛之深，責之切，只因他認定我家能否走出困境，轉向小康，只有我這一線的希望，我卻執意不肯從商，硬是要念中學。我自 30 年 6 月從馥泉茶莊回家，秋天便到張格莊小學教書。這個小學是日軍佔領縣城，原來唯一的縣立北關小學，已經淪入偽福山縣府所有，

國民黨游擊隊的縣府便在離城約二十里左右的生活較好的村莊，分別成立了四所縣立小學，張格莊便為其中之一。不過由於成立以來便為左傾和中共的黨員所把持，因而予以解散，仍然交回其本村。學生遂僅有一、二、三、四年級，取消了五、六年級，學生也只剩下三、四十人，由我一個人為他們上課。但半年之後，國民黨的游擊隊在城西北三十五里的古現村，成立了福山縣中，我考取就讀，但只不過一學期，於秋天開學後不久，這個學校便瓦解了，我於民國 32 年舊曆正月十六日啓程到萊陽，進入省立十一聯中。從此父親不再反對我讀書了。到民國 34 年抗戰勝利之後，中共軍佔有了膠東青島市以外的所有縣市，並將在烟台居住的約四、五十位白俄送到我們村原為富有之家，後全家避國共戰爭而去了北平的空房子裡。這所房子距我們家，不過一箭之遙，中間只隔兩個門，我父親就隨時去和他們聊天，他（她）們很希望知道一些我們鄉下的情形，父親也很想瞭解近年海參崴以及俄國的狀況。這些人都是俄國革命以後逃出來的難民，大半年齡都和我父親相仿，而且在這個鄉間，除我父親，沒有一個人會講俄語，並關懷俄國的現狀。尤其因為他是在一切財產都被沒收了之後，一個人空手回到家鄉來的，他們便也無所忌諱的把史大林統治下，乃至其扶植支持中共的梗概，告訴我父親。不久這批俄國人就被中共遣送回俄國去了，我父親也下了決心，積極安排協助我逃往膠東唯一的國民黨統治區青島市。遺憾的是，我到達青島後次年（35 年）春夏間，他就病逝了。我離家前晚他曾抱頭大哭，大概是已預感到，他此生恐沒有機會和他唯一的兒子再見面了。

母親是一個從未念書、纏足的舊式婦女，照主客觀的條件，她都遠配不上我父親，只是她比我父親年輕許多，能吃苦又耐勞，在我父親返家長住之後，正需要這樣一位妻子為他負擔家務。除了到